

18

第二集

笑傲江湖

金庸

著

中华文学
黄河版

笑傲江湖

第二集

目 录

十一	聚气.....	1
十二	围攻.....	22
十三	学琴.....	49
十四	论杯.....	73
十五	灌药.....	91
十六	注血.....	107
十七	倾心.....	123
十八	联手.....	153
十九	打赌.....	173
二十	入狱.....	193

十一 聚气



令狐冲向庭内瞧去，只见宾位上首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瘦削老者，右手执着五岳剑派令旗，正是嵩山派的仙鹤手陆柏。他下首坐着一个中年道人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者，从服色瞧来，分别属于泰山、衡山两派，更下手又坐着三人，都是五六十岁年纪，腰间所佩长剑均是华山派的兵刃，第一人满脸戾气，一张黄焦焦的面皮，想必是陆大有所说的那个封不平。师父和师娘坐在主位相陪。桌上摆了清茶和点心。

只听那衡山派的老者说道：“岳兄，贵派门户之事，我们外人本来不便插嘴。只是我五岳剑派结盟联手，共荣共辱，要是有一派处事不当，为江湖同道所笑；其余四派共蒙其羞，适才岳夫人说道，我嵩山、泰山、衡山三派不该多管闲事，这句

话未免不对了。”这老者一双眼睛黄澄澄地，倒似生了黄胆病一般。

令狐冲心下稍宽：“原来他们仍在争执这件事，师父并未屈服让位。”岳夫人道：“鲁师兄这么说，那是咬定我华山派处事不当，连累贵派的声名了？”

衡山派这姓鲁的老者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素闻华山派宁女侠是太上掌门，往日在下也还不信，今日一见，才知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岳夫人怒道：“鲁师兄来到华山是客，今日我可不便得罪。只不过衡山派一位成名的英雄，想不到却会这般胡言乱语，下次见到莫大先生，倒要向他请教。”那姓鲁老者冷笑道：“只因在下是客，岳夫人才不能得

罪，倘若这里不是华山，岳夫人便要挥剑斩我的人头了，是也不是？”岳夫人道：“这却不敢，我华山派怎敢来理会贵派门户之事？贵派中人和魔教勾结，自有嵩山派左盟主清理，不用敝派插手。”

衡山派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双双死于衡山城外，江湖上皆知是嵩山派所杀。她提及此事，一来揭衡山派的疮疤，二来讥刺这姓鲁老者不念本门师兄弟被杀之仇，反和嵩山派的人物同来跟自己夫妇为难。那姓鲁老者脸色大变，高声道：“古往今来，那一派中没有不肖弟子？我们今日来到华山，正是为了主持公道，相助封大哥清理门户中的奸邪之辈。”

岳夫人按剑柄，森然道：“谁是奸邪之辈？拙夫岳不群外号人称‘君子剑’，门下的外号叫作什么？”

那姓鲁的老者脸上一红；一双黄澄澄的眼睛对着岳夫人怒目而视；却不答话。

这老者虽是衡山派中的第一代人物，在江湖上却无多大名气，令狐冲不知他来历；回头问劳德诺道：“这人是谁？匪号叫作什么？”他知劳德诺带艺投师，拜入华山派之前，在江湖上历练已久，多知武林中的掌故轶事。劳德诺果然知道，低声道：“这老儿叫鲁连荣，正式外号叫作‘金眼雕’但他多嘴多舌，惹人讨厌，武林中人背后都管他叫‘金眼乌鸦’。令狐冲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这不雅的外号虽然没人敢当面相称，但日久久了，总会传入他耳里。师娘问他外号，他自然明白指的决不会是‘金眼雕’而是‘金眼乌鸦’。”

只听得鲁连荣大声道：“哼，什么‘君子剑’？‘君子剑’二字之上，只怕得再加上一个‘伪’字。”令狐冲听他如此当面侮辱师父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叫道：“金眼乌鸦，有种的给我滚了出来！”

岳不群早听得门外令狐冲和劳德诺的对答，心道：“怎地冲儿下峰来了？”当即斥道：“冲儿，不得无礼。鲁师伯远来是客，你怎可没上没下的乱说？”

鲁连荣气得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；华山大弟子令狐冲在衡山城中胡闹的事，他是听人说过，当即骂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这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的小子！华山派门内果然是人才济济。”令狐冲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在衡山城中嫖妓宿娼，结识的婊子姓鲁！”

岳不群怒喝：“你……你还在胡说八道！”令狐冲听得师父动怒，不敢再说，但庭上陆柏和封不平已忍不住脸露微笑。

鲁连荣倏地转身，左足一抬，砰的一声；将一扇长窗踢得飞了出去。他不认得令狐冲；指着华山派群弟子喝道：“刚才说话的是那一只畜生？”华山群弟子默默不语。鲁连荣又骂：“他妈的，刚才说话的是那一只畜生？”令狐冲笑道：“刚才是你自己说话，我怎知是什么畜生？”鲁连荣怒不可遏，大吼一声，便向令狐冲打去。

令狐冲见他来势凶猛，向后跃开；突然间人影一闪，庭堂中飘出一个人来；银光闪烁；铮铮有声；已和鲁连荣斗在一起，正是岳夫人。她出庭，拔剑，挡架，还击，一气呵成；姿势又复美妙之极，虽是极快；旁人瞧在眼中却不见其快，但见其美。

岳不群道：“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话不妨慢慢的说，何必动手？”缓步走到庭外，顺手从劳德诺腰边抽出长剑，一递一翻，将鲁连荣和岳夫人两柄长剑压住。鲁连荣运剑于

臂；向上力抬；不料竟然纹丝不动；脸上一红；又再运气。

岳不群笑道：“我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；便如自家人一般；鲁师兄不必和小孩子们一般见识。”回过头来；向令狐冲斥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还不快向鲁师伯陪礼？”

令狐冲听了师父吩咐；只得上前躬身行礼；说道：“鲁师傅；弟子瞎了眼；不知轻重；便如臭乌鸦般哑哑乱叫；污蔑了武林高人的声誉；当真连畜生也不如。你老人家别生气；我可不是骂你。臭乌鸦乱叫乱噪；咱们只当他是放屁！”他臭乌鸦长；臭乌鸦短的说不休；谁都知道他又是在骂鲁连荣；旁人还可忍住；岳灵珊已咕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岳不群感到鲁连荣接连运了三次劲；微微一笑；收起长剑；交还给劳德诺。鲁连荣剑上压力陡然消失；手臂向上急举；只听得当当两声响；两截断剑掉在地下；他和岳夫人手中都只胜下了半截断剑。他正在出力和岳不群相拼；这时运劲正猛；半截断剑向上疾挑；险些劈中了自己额角；幸好他臂力甚强；这才及时收住；但已闹的手忙脚乱；面红耳赤。

他嘶声怒喝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两个打一个！”但随即想到；岳夫人的长剑也被岳不群以内力压断；眼见陆柏、封不平等人已出庭观斗；人人都看得出来；岳不群只是劝架；请二人住手；却无偏袒。但妻子的长剑被丈夫压断并无干系；鲁连荣这一下却无论如何受不了。他又叫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右足重重一顿；握着半截断剑；头也不回的急冲下山。

岳不群压断二人长剑之时；便已见到站在令狐冲身后的桃谷六仙；只觉的这六人形相非常；甚感诧异；拱手道：“六位光临华山；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”桃谷六仙瞪眼瞧着他；既不还礼；也不说话。令狐冲道：“这位是我师父；华山派掌门岳先生。”

他一句话没说完；封不平插口道：“是你师父，那是不错；是不是华山派掌门；却要走着瞧了。岳师兄；你露的这手紫霞神功可帅得很啊；可是单凭这手气功，却未必便能执掌华山门户。谁不知道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，剑派剑派，自然是以剑为主。你一昧练气；那是走入魔道；修习的可不是本门正宗心法了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封兄此言未免太过。五岳剑派都使剑；那固然不错；可是不论那一门、那一派，都讲究‘以气御剑’之道。剑术是外学，气功是内学；须得内外兼修，武功方克得有小成。以封兄所言；倘若只是勤练剑术；遇上了内家高手；那便相形见绌了。”

封不平冷笑道：“那不见得。天下最佳之事；莫如九流三教、医卜星相、四书五经、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；事事皆精；刀法也好；枪法也好；无一不是出人头地。可是世人寿命有限；那能容得你每一门都去练上一练？一个人专练剑法；尚且难精；又怎能分心去练别的功夫？我不是说练气不好；只不过咱们华山派的正宗武学乃是剑术。你要涉猎旁门左道的功夫；有何不可；去练魔教的‘吸星大法’；旁人也还管你不着；何况练气？但寻常人贪多务得；练坏了门道；不过是自做自受；你眼下执掌华山一派；这般走上了歪路；那可是貽祸子弟；流毒无穷。”

令狐冲心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：“风太傅叔只教我练剑；他……他多半是剑宗的。我跟他老人家学剑。这……这可错了吗？”霎时间毛骨簌然；背上满是冷汗。

岳不群微笑道：“‘貽祸子弟，流毒无穷’，却也不见得。”

封不平身旁那个矮子突然大声道：“为什么不见得？你教了这么一大批没个屁用的弟子出来，还不是‘贻祸子弟，流毒无穷’？封师兄说你所练的功夫是旁门左道，不配做华山派的掌门，这话一点不错。你到底是自动退位呢，还是吃硬不吃软，要叫人拉下位来？”

这时陆大有已赶到庭外，见大师哥瞧着那矮子，脸有疑问之色，便低声道：“先前听他们跟师父对答，这矮子名叫成不忧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成兄，你们‘剑宗’一支，二十五年前早已离开本门；自认不再是华山派弟子，何以今日又来生事？倘若你们自认功夫了得，不妨自立门户，在武林中扬眉吐气，将华山派压了下来，岳某自也佩服。今日这等噜唆不清，除了徒伤和气，更有何益？”

成不忧大声道：“岳师兄，在下和你无怨无愁；原本不必伤这和气。只是你霸占华山派掌门之位，却教众弟子练气不练剑，以致我华山派声名日衰，你终究卸不了罪责；成某既是华山子弟，终不能袖手旁观，置之不理。再说，当年‘气宗’排除‘剑宗’；所使的手段实在不明白；殊不光明正大；我‘剑宗’弟子没一个服气。我们已隐忍了二十五年，今日该得好好算一算这笔帐了。”

岳不群道：“本门气宗剑宗之争，由来已久。当日两宗玉女峰上比剑；胜败既决；是非亦分。事隔二十五年，三位再来旧事重提；复有何益？”

成不忧道：“当日比剑胜败如何，又有谁见来？我们三个都是‘剑宗’子弟；就一个也没见。总而言之掌门之位得来不清不楚，否则左盟主身为五岳剑派的首领，怎么他老人家也会布下令旗，要你让位？”岳不群摇头道：“我想其中必有蹊跷。左盟主向来见事极明，依情依礼，决不会突然颁下令旗，要华山派更易掌门。”成不忧指着五岳剑派的令旗道：“难道这令旗是假的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令旗是不假，只不过令旗是哑巴，不会说话。”

陆柏一直旁观不语，这时终于插口：“岳师兄说五岳令旗是哑巴，难道陆某也是哑巴不成？”岳不群到：“不敢，兹事礼大；在下当面谒左盟主后，再定行止。”陆柏阴森森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岳师兄毕竟是信不过陆某的言语了？”岳不群道：“不敢！就算左盟主真有此意，他老人家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词，便传下号令；总也得听听在下的言语才是。再说，左盟主为五岳剑派盟主，管的是五派所共的大事。至于泰山、恒山、衡山、华山四派自身的门户之事；自有本派掌门人作主。”

成不忧道：“那有这么多噜唆的？说来说去，你这掌门人之位是不肯让的了；是也不是？”他说了“不肯让的了”这五个字后，刷的一声，已然拔剑在手，待说那“是”字时便刺出一剑，说“也”字时刺出一剑，说“不”字时刺出一剑，说到最后一个“是”字时又刺出一剑，“是也不是”四个字一口气说出，便已连刺了四剑。

这四剑出招固然捷迅绝伦，四剑连刺更是四下凌厉之极的不同招式；极尽变换之能事。第一剑穿过岳不群左肩上衣衫，第二剑穿过他右肩衣衫；第三剑刺他左肩之旁的衣衫，第四剑刺他右肩旁衣衫。四剑均是前后一通而过，在他衣衫上刺了八个窟窿剑刃都是从岳不群身旁贴肉掠过，相去不过半寸；却没伤到他丝毫肌肉；这四剑招式之妙；出

手之快；拿捏之准，势道之烈，无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风范。华山群弟子除令狐冲外尽皆失色，均想：“这四剑都是本派剑法，却从来没见过师父用过。‘剑宗’高手，果然不凡。”

但陆柏、封不平却对岳不群更是佩服。眼见成不忧连刺四剑，每一剑都是狠招杀着；剑剑能致岳不群的死命；但岳不群始终脸露微笑，坦然而受；这义气功夫却尤非常人所能。成不忧等人来到华山，摆明了要夺掌门之位；岳不群人再厚道，也不能不防对方暴起伤人；可是不避不让，漫不在乎的受了四剑；自是胸有成竹；只须成不忧一有加害之意，他便有克制之道；在这间不容发的瞬息之间，他竟能随时出手让身克敌；则武功远比成不忧为高，自可想而知。他虽未出手，但摄人之威，与出手致胜已殊无二致。

令狐冲眼见成不忧所刺的四剑，正是后洞石壁所刻华山派剑法中的一招招式；他将之一化为四，略加变化，似乎四招截然不同；其实只是一招；心想：“剑宗的招数再奇，终究越不出石壁上所刻的范围。”

岳夫人道：“成兄，拙夫总是瞧着各位远来是客；一再容让。你已在他衣上刺了四剑；再不知趣；华山派再尊敬客人，总也有止境。”

成不忧道：“什么远来是客，一再容让？岳夫人，你只须破得我这四招剑；成某立即乖乖的下山，再也不敢上玉女峰一步。”他虽然自负剑法了得，然见岳不群如此不动声色，倒也不敢向他挑战；心想岳夫人在华山派中虽也名声不小；终究是女流之辈；适才见到自己这四剑便颇有骇然色变之感；只须激得她出手，定能将她制住；那时岳不群或者心有所忌，就此屈服，或者章法大乱。便易为封不平所乘了；说着长剑一立，大声道：“岳夫人请。宁女侠乃华山气宗高手；天下知闻。剑宗成不忧今日领教宁女侠的气功。”他这么说，竟揭明了要重作华山剑气功二宗的比拼。

岳夫人虽见成不忧这四剑招式精妙；自己并无必胜把握；但他这等咄咄逼人；如何能就此忍让？刷的一声；抽出了长剑。

令狐冲抢着道：“师娘；剑宗练功的法门误入歧途；岂是本门正宗武学之可比？先让弟子和他斗斗，倘若弟子的气功没练得到家，再请师娘来打发他不迟。”他不等岳夫人允可；已纵身拦在她身前；手中却握着一柄顺手在墙边拣起来的破扫帚。他将扫帚一幌，向成不忧道：“成师傅；你已不是本门中人；什么师伯师叔的称呼，只好免了。你如迷途知返；要重投本门；也不知我师父肯不肯收你。就算我师父肯收，本门规矩；先入师门为大；你也得叫我一声师兄了；请请！倒转了扫帚柄，向他一指。

成不忧大怒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；胡说八道！你只需挡得住我适才这四剑；我成不忧拜你为师。”令狐冲摇头道：“我可不收你这个徒弟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；成不忧已叫道：“拔剑领死！”令狐冲道：“真气所至，草木皆是利剑。对付成兄这几招不成气候的招数；又何必用剑？”成不忧道：“好；是你狂妄自大；可不能怨我出手狠辣！”

岳不群和岳夫人知道这人武功比令狐冲可高得太多；一柄扫帚管得甚用？以空手挡他利剑，凶险殊甚；当下齐声喝道：“冲儿退开！”

但见白光闪处，成不忧已挺剑向令狐冲刺出，果然便是适才鲁向岳不群刺过的那一招。他不变招式，一来这几招正是他生平绝学，二来有言在先，三来自己旧招重使；显

得是让对方有所准备，双方各有所利，扯了个直；并非单是自己在兵刃上占了便宜。

令狐冲向他挑战之时，早已成竹在胸，想好了拆招之法；后洞石壁上所刻图形，均是以奇门兵刃破剑；自己倘若使剑，此刻独孤九剑尚未练成，并无必胜之方；这柄破扫帚却正好当作雷震挡，眼见成不忧长剑刺来，破扫帚便往他脸上扫了过去。

令狐冲这一下却也干冒极大凶险，雷震挡乃精钢所铸，扫上了不死也必受伤；如果他手中所持真是雷震挡；这一扫妙到颠毫，对方自须回剑自救；但这把破扫帚却又有什么胜敌之力？他内力平常，什么“真气所至，草木即是利剑”云云，全是信口胡吹；这一扫帚便扫在成不忧脸上，最多也不过划出几条血丝；有甚大疑？可是成不忧这一剑，却在他身上穿膛而过了。只是他料想对手乃前辈名宿，决不愿自己这柄沾满了鸡粪泥尘的破扫帚在他脸上扫上一下，纵然一剑将自己杀了，也难雪破扫帚扫脸之耻。

果然众人惊呼声中，成不忧偏脸闪开，回剑去斩扫帚。

令狐冲将破帚一按，避开了这剑。成不忧被他一招之间即逼得回剑自救，不由得脸上一热，他可不知令狐冲破扫帚这一扫，其实是魔教十余位高手长老，不知花了多少时光，共同苦思琢磨，才创出来克制他这一招的妙着，实是呕心沥血、千锤百练的力作；还道令狐冲乱打误撞，竟然破解了这一招。他恼怒之下，第二剑又已刺出；这一剑可并非按着原来次序，却是本来刺向岳不群腋下的第四剑。

令狐冲一侧身，帚交左手，似是闪避他这一剑；那破扫帚却如闪电般疾穿而出，指向成不忧前胸。帚长剑短，帚虽后发，却是先至；成不忧的长剑尚未圈转，扫帚上的几根竹丝已然戳到了他的胸口。令狐冲道“着！”嗤的一声响，长剑已将破帚的帚头斩落。但旁观众高手人人看得明白，这一招成不忧已然输了；如果令狐冲所使的不是一柄竹帚，而是钢铁所铸的雷震挡、九齿钉耙、月牙铲之类武器，成不忧胸口已受重伤。

对方若是一流高手，成不忧只好撒剑认输；不能再行缠斗，但狐冲明明只是个二代弟子，自己败在他一柄扫帚下，颜面何存？当下刷刷连刺三剑，尽是华山派的绝招，三招之中，倒有两招是后洞石壁上所刻。另一招令狐冲虽未见过，但他自从学了独孤九剑的“破剑式”后，于天下诸种剑招的破法，心中都已有了些头绪，闪身避开对方一剑之后，跟着便以石壁上棍棒破剑之法，以扫帚柄当做棍棒，一棍将成不忧的长剑击歪，跟着挺棍向他剑尖撞了过去。

假若他手中所持是铁棍铁棒，则棍坚剑柔，长剑为双方劲力所撞，立时折断；使剑者更无解救之道。不料他在危急中顺手使出，没想到自己所持的只是一根竹棍，以竹棍遇利剑，并非势如破竹，而是势乃破竹，擦的一声响，长剑插进了竹棍之中，直没至剑柄。

令狐冲念头转得奇快，右手顺势一掌横击帚柄，那扫帚夹着长剑，斜刺里飞了出去。

成不忧又羞又怒，左掌疾翻，喀的一声，正击在令狐冲胸口。他是数十年的修为，令狐冲不过熟悉剑招变化，拳脚功夫如何是他对手，身子一仰，立时翻倒，口中鲜血狂喷。

突然间人影闪动，成不忧双手双脚被人提了起来；只听他一声惨呼，满地鲜血内脏，一个人竟被拉成了四块；两双手两双脚分持在四个形貌奇怪的人手里；正是桃谷四

仙将他活生生的分尸四片。

这一下变起俄顷，众人都吓得呆了。岳灵珊见到这血肉模糊的惨状，眼前一黑，登时晕倒。饶是岳不群、陆柏等皆是武林中见多识广的大高手，却也都骇然失措。

便在桃谷四仙撕裂成不忧的同时，桃花仙与桃实仙已抬起躺在地下的令狐冲，迅捷异常的向山下奔去。岳不群和封不平双剑齐出，向桃干仙和桃叶仙二人背心刺去。桃根仙和桃枝仙各自抽出一根短铁棒，铮铮两响，同时格开。桃谷四仙展开轻功，头也不回的去。

瞬息之间，六怪和令狐冲均已不见踪影。

陆柏和岳不群、封不平等人人面面相觑，眼见这六个怪人去得如此快速，再也追赶不上；各人瞧着满地鲜血和成不忧分成四块的肢体，又是惊惧，又是惭愧。

隔了良久，陆柏摇了摇头，封不平也摇了摇头。

令狐冲被成不忧打得重伤，随即被桃谷二仙抬着下山；过不多时，便已昏晕过去；醒转来时，眼前只见两张马脸、两对眼睛凝视着自己；脸上充满着关切之情。

桃花仙见令狐冲睁开眼睛。喜道：“醒啦，醒啦，这小子死不了啦。”桃实仙道：“当然死不了；给人轻轻的打上一掌，怎么会死？”桃花仙道：“你到说的稀松平常；这一掌打在你身上，自然伤不了你；但打在这小子身上，或许便打死了他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他明明没死，你怎么说打死了他？”桃花仙道：“我不是说一定死；我是说：或许会死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他即然活转，就不能再说‘或许会死’。”桃花仙道：“我说都说了，你待怎样？”桃实仙道：“那就证明你眼光不对，也可说你根本没有眼光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你既有眼光，知道他决计死不了；刚才又为什么唉声叹气，满脸愁容？”桃实仙道：“第一，我刚才唉声叹气，不是担心他死，是担心小尼姑见了他这等模样之后，为他担心。第二，咱们打赌赢了小尼姑，说好要到华山来请令狐冲去见她；现下请了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令狐冲去，只怕小尼姑不答应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你既然知他一定不会死，就可以告诉小尼姑不用担心；小尼姑既然不担心，你又担心些什么？”桃实仙道：“第一，我叫小尼姑不担心，她未必就听我话，就算她听了我的话，假装不担心，其实还是在担心。第二，这小子虽然死不了，这伤势着实不轻，说不定难好；那么我自然也有点担心。”

令狐冲听他兄弟二人辩个不休，虽是听着可笑，但显然他二人对自己的生死实深关切，不禁感激，又听他二人口口声声说到“小尼姑为自己担心”；想必那“小尼姑”便是恒山派的仪琳小师妹了，当下微笑道：“两位放心，令狐冲死不了。”

桃实仙大喜，对桃花仙道：“你听，他自己说死不了，你刚才还说或许会死。”桃花仙道：“我说那句话之时，他还没开口说话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他既然睁开了眼睛，当然就会开口说话，谁都料想得到。”

令狐冲心想二人这么争辩下去，不知几时方休，笑道：“我本来是要死的；不过听见两位盼望我不死，我想桃谷六仙何等的声威，江湖上何等……何等的……咳咳……名望，你们要我不死，我怎敢再死？”

桃花仙、桃实仙二人一听，心花怒放，齐声道：“对，对！这人的话十分有理！咱们跟大哥他们说去。”二人奔了出去。

令狐冲这时只觉自己是睡在一张板床之上，头顶帐子陈旧破烂，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，轻轻转头，便觉胸口剧痛难当，只得躺着不动。

过不多时，桃根仙等四人也都走进房来。六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个不休，有的自夸功劳，有的称赞令狐冲不死的好，更有人说当时救人要紧，无暇去跟嵩山派那老狗算帐，否则将他也是拉成四块，瞧他身子变成四块之后，还能不能将桃谷六仙像捏蚂蚁般捏死。

令狐冲为凑桃谷六仙之兴，强提精神，和他们谈笑了几句，随即又晕了过去。

迷迷糊糊之中，但觉胸口烦恶，全身气血倒转，说不出的难受，过了良久，神智渐复只觉身子似乎在一只大火炉中烧烤，忍不住呻吟出声，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别作声。”

令狐冲睁开眼睛，但见桌上一灯如豆，自己全身赤裸，躺在地下，双手双脚分别被桃谷四仙抓住，另有二人，一个伸掌按住他小腹，一个伸掌按住他脑门的“百会穴”上。令狐冲骇异之下，但觉有一股热气从左足足心向上游去，经左腿、小腹、胸口、右臂，而至右手掌心，另有一股热气则从左手掌心向下游去，经左臂、胸口、心腹、右腿而至右足足心。两股热气交互盘旋，只蒸得他大汗淋漓，炙热难当。

他知道桃谷六仙正在以上乘内功给自己疗伤，心中好生感激，暗暗运起师父所授的华山派内功心法，以便加上一份力道，不料一股内息刚从丹田中升起，小腹间便突然剧痛，恰如一柄利刃插进了肚中，登时哇哇一声，鲜血狂喷。

桃谷六仙齐声惊呼：“不好了！”桃叶仙反手一掌，击在令狐冲头上，立时将他打晕。

此时令狐冲一直在昏迷之中，身子一时冷，一时热，那两股热气也不断在四肢百骸间来回游走，有时更有数股热气相互冲突激荡，越发的难当难熬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终于头脑间突然凉了一阵，只听得桃谷六仙正自激辩，他睁开眼来，听桃干仙说道：“你们瞧，他大汗停了，眼睛也睁开了，是不是我的法子才是真行？我这股真气，从中冲而至风市、环跳，在他渊液之间回来，必能治好他的内伤。”桃根仙道：“你还在胡吹大气呢，前日倘若不用我的法子，以真气游走他足厥阴肝经诸经脉，这小子早已死定了；那里还轮得你今日在他渊液之间回来？”桃枝仙道：“不错，不过大哥的法子纵然将他内伤治好了，他双足不能行走，总是美中不足，还是我的法子好。这小子的内伤，是属于心包络，须得以真气通他肾络三焦。”桃根仙怒道：“你又没钻进过他身子，怎知他的内伤一定属于心包络？当真胡说八道！”三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争执不休。

桃叶仙忽道：“这般以真气在他渊液间来回，我看不大妥当，还是先治他的足少阴肾经为是。”也不等旁人是否同意，立即伸手按住令狐冲左膝的阴谷穴，一股热气从穴道中透了进去。桃干仙大怒，喝道：“嘿！你又来跟我捣蛋啦。咱们便试一试，到底谁说得对。”当即催动内力，加强真气。

令狐冲又想作呕，又想吐血，心里连珠价只是叫苦：“糟了，糟了！这六人一片好心，要救我性命，但六兄弟意见不同，各凭己法为我医治，我令狐冲这次可倒是大霉

了。”他想出声抗辩，叫六仙住手，苦在开口不得。

只听桃根仙道：“他胸口中掌，受了内伤，自然当以治他手太阳肺经为主。我用真气贯注他中府、尺泽、孔最、列缺、太渊、少商诸穴；最是对症。”桃干仙道：“大哥，别的事情我佩服你，这以真气疗伤的本领；却是你不及我了。这小子全身发高烧，乃是阳气太旺的实症，须得从他手太阳经入手。我决意通他商阳、合谷、手三里、曲池迎香诸处穴道。”桃枝仙摇头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错之极矣。”桃干仙怒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为什么说我错之极矣？”桃根仙却十分高兴，笑道：“究竟三弟医理明白，知道是我对，二弟错了。”桃叶仙道：“二哥固然错了，大哥却也没对。你们瞧，这小子双眼发直，口唇颤动；偏偏不想说话……”（令狐冲心中暗骂：“我怎地不想说话？给你们用真气内力在我身上乱通乱钻，我怎么还说的出话来？”）桃叶仙续道：“……那自然是头脑发昏，心智胡涂，须得治他阳明胃经。”（令狐冲暗骂：“你才头脑发昏，心智胡涂！”）桃叶仙一声甫毕，令狐冲便觉眼眶下凹陷处四白穴上一痛，口角旁的地仓穴上一酸，跟着脸颊上大迎、颊车，以及头上头维、下关穴一阵剧痛，又是一阵酸痒，只搅得他脸上肌肉不住跳动。

桃实仙道：“你整来整去，他还是不会说话，我看倒不是他脑子有病，只怕乃是舌头发强，这是里寒上虚的病症，我用内力来治他的隐白、太白、公孙、商丘、地极诸处穴道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……倘若治不好，你们可不要怪我。”桃干仙道：“治不好，人家性命也给你送了，怎可不怪你？”桃实仙道：“但如果不治，你明知他是舌头发强，不治他足太阴脾经，岂不是见死不救？”桃枝仙道：“倘若治错了，可糟糕得很了。”

桃花仙道：“治错了糟糕，治不好也糟糕。咱们治了这许多时候始终治不好，我料得他定是害了心病，须得从手心经着手。可见少海、通理、神门，少冲四个穴道，乃是关窍之所在。”桃实仙道：“昨天你说当治他足少阴肾经，今天却又说手少阳心经了。少阳是阳气初盛，少阴是阴气甫生，一阴一阳，两者截然相反，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对？”桃花仙道：“由阴生阳，此乃一物之两面，乃是一分为二之意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复合而为太极，可见有时一分为二，有时合二为一，少阳少阴，互为表里，不能一既而论者也。”

令狐冲暗暗叫苦：“你在这里强辞夺理，胡说八道，却是在将我的性命来当儿戏。”

桃根仙道：“试来试去，总是不行，我是决心一意孤行的了。”桃干仙、桃枝仙等五人齐声道：“这显然是一门奇症，既是奇症，便须从经外奇穴入手。我要以凌虚点穴之法，点他印堂、金律、玉液、鱼腰、百劳和十二井穴。”桃干仙等齐道：“大哥，这个使不得，那可太过凶险。”

只听桃根仙大喝：“什么使不得？再不动手，这小子性命不保。”令狐冲便觉印堂、金律等诸处穴道之中，便似有一把把利刀戳了进去，痛不可当，到后来已全然分辨不出是何处穴道中剧痛。他张嘴大叫，却呼唤不出半点声音。便在此时，一道热气从足太阴脾经诸处穴道中急剧流转，跟着少阳心经的诸处穴道中也出现热气。两股真气相互激荡。过不多时，又有三道热气分从不同为经络的各穴道中透入。

令狐冲心内气苦，身上更是难熬无比，以往桃谷六仙在他身上胡乱医治，他昏迷之中懵然不知；那也罢了，此刻苦在神治清醒，于六人的胡闹却是全然无能为力。只觉得这六道真气在自己体内乱冲乱撞，肝、胆、肾、肺、心、脾、胃、大肠、小肠、膀胱、心包、三焦、五脏六腑，到处成了六兄弟真力激荡之所，内功比拼之场。令狐冲怒极，心中大喝：“我此次若得不死，日后定将你这六个狗贼碎尸万段。”他内心深处自知桃谷六仙纯是一片好意；而且这般以真气助他疗伤，实是大耗内力；若不是有与众不同的交情，轻易不肯施为；可是此刻经历如汤如沸、如煎如烤的折磨，痛楚难当，倘若他能张口作声，天下最恶毒的言语也都骂将出来了。

桃谷六仙一面各运真气，各凭己意替令狐冲疗伤；一面兀自争执不休，却不知道这些日子之中，早已将令狐冲体内经脉搅得乱七八糟，全然不成模样。令狐冲自幼研习华山派上乘内功，虽然修为并不入深湛，但所学却是名门正宗的内家功夫，根基扎的极厚，幸亏尚有这一点儿底子，才得苟延残喘，不给桃谷六仙的胡搅立时送了性命。

桃谷六仙动气多时，眼见令狐冲心跳微弱，呼吸越来越沉，转眼便要气绝身亡，都不禁担心。桃实仙道：“我不干啦，再干下去，弄死了他，这小子变成冤鬼，老是缠着我，可不吓死了我？”手掌便从令狐冲的穴道上移开。桃根仙怒道：“要是这小子死了，第一个就怪你。他变成冤鬼，阴魂不散，总之是缠住你了。”桃实仙大叫一声，越窗而走。

桃干仙、桃枝仙诸人次第缩手，有的皱眉；有的摇头；均不知如何是好。

桃叶仙道：“看来这小子不行啦，那怎么办？”桃干仙道：“你们去对小尼姑说，他给那个矮家伙拍了一掌，抵受不住，因此死了。咱们为他报仇，已将那矮家伙撕成了四块。”桃根仙道：“说不说咱们已真气替他医伤之事？”桃干仙道：“这个万万说不得！”桃根仙道：“但如小尼姑又问，咱们为什么不设法给他治伤，那便如何？”桃干仙道：“那咱们只好说，医是医了，只不过医不好。”桃根仙道：“小尼姑岂不要怪桃谷六仙全无屁用；还不如六条狗子。”桃干仙大怒，喝道：“小尼姑骂咱们是六条狗子，太也无理！”桃根仙道：“小尼姑又没骂，是我说的。”桃干仙怒道：“她既没有骂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桃根仙道：“她说说不定会骂的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也说不定会不骂。你这不是胡说八道么？”桃根仙道：“这小子一死，小尼姑大大生气，多半要骂。”桃干仙道：“我说小尼姑一定会放声大哭，却不会骂。”桃根仙道：“我宁可她骂咱们是六条狗子，不愿见她放声大哭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她也未必会骂我们是六条狗子。”桃根仙问：“那骂什么？”桃根仙道：“咱们六兄弟象狗子么？我看一点不象。说不定骂咱们是六条猫儿。”桃叶仙插嘴：“为什么？难道咱们象猫儿么？”桃花仙加入战团：“骂人的话，又不必象。咱们六兄弟是人，小尼姑要是说咱们六个是人，就不是骂了。”桃枝仙道：“她如骂我们六个都是蠢人、坏人，那还是骂。”桃花仙道：“这总比六条狗子好。”桃枝仙道：“如果那六条狗子是聪明狗、能干狗、威风狗、英雄好狗、武林中的六大高狗呢？到底是人好还是狗好？”

令狐冲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，听得他们如此争执不休，忍不住好笑，不知如何，一

股真气上冲；忽然竟能出声：“六条狗子也比你们好得多！”

桃谷六仙尽皆一愕，还未说话，却听得桃实仙在窗外问道：“为什么六条狗子也比咱们好？”桃谷五仙齐声问道：“是啊，为什么六条狗子也比咱们好？”

令狐冲只想破口大骂，却实在半分力气也无，断断续续的道：“你……你们送我……送我回华山去，只……只有我师父能救……救我性命……”桃根仙道：“什么？只有你师父能救你性命？桃谷六仙便救你不得？”令狐冲点了点头，张大了口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桃叶仙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？你师父有什么了不起？难道比我们桃谷六仙还要厉害？桃花仙道：“哼，叫他师父来跟我们比拼比拼！”桃干仙道：“咱们四人抓住他师父的两只手，两只脚，咯的一声，撕成他四块。”

桃实仙跳进房来，说道：“连华山上所有男男女女，一个个都撕成了四块。”桃花仙道：“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、猪羊鸡鸭、乌龟鱼虾，一只只都抓住四肢，撕成四块。”

桃枝仙道：“鱼虾有什么四肢？怎么抓住四肢？”桃花仙一愕，道：“抓其头尾；上下鱼鳍，不就成了？”桃枝仙道：“鱼头就不是鱼的四肢。”桃花仙道：“那有什么干系？不是四肢就不是四肢。”桃枝仙道：“当然大有干系；既然不是四肢，那就证明你第一句话说错了。”桃花仙明知给他抓住了痛脚，兀自强辩：“什么我第一句话说错了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你说，‘连华山上的狗子猫儿、猪羊鸡鸭、乌龟鱼虾，一只只都抓住四肢，撕成四块。’你没说过吗？”桃花仙道：“我说过的。可是这句话，却不是我的第一句话。今天我已说过几千几百句话，怎么你说我这句话是第一句话？如果从我出娘胎算起，我不知说过几万万句了，这更加不是第一句话，”桃枝仙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

桃干仙道：“你说乌龟？”桃花仙道：“不错，乌龟有前腿后腿，自然有四肢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但咱们分抓乌龟的前腿后腿，四下一拉，怎么能将之撕成四块。”桃花仙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乌龟有什么本事，能挡得住咱们四兄弟的一撕？”桃干仙道：“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，那是容易，可是它那张硬壳呢？你怎么能抓住乌龟的四肢，连它硬壳也撕成四块？倘若不撕硬壳，那就成为五块，不是四块。”桃花仙道：“硬壳是一张，不是一块，你说五块，那就错了。”桃根仙道：“乌龟壳背上共有十三块格子，说四块是错，说五块也错。”桃干仙道：“我说的是撕成五块，又不是说乌龟背上的格子共有五块。你怎地如此缠夹不清？”桃根仙道：“你只将乌龟的身子撕成四块，却没撕及乌龟的硬壳，只能说‘撕成四块，再加一张撕不开的硬壳’，所以你说‘撕成五块’云云大有语病。不但大有语病，而且根本错了。”桃叶仙道：“大哥，你这可又不对了。大有语病，就不是根本错了。根本错了，就不是大有语病。这两或截然不同，岂可混为一谈？”

令狐冲听他们刺刺不休的争辩，若不是自己生死悬于一线，当真要大笑一场，这些人言行可笑已极。自己却越听越是烦恼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一下居然兴这六个天地间从所未有的怪人相遇，也算是难得之奇，造化弄人，竟有这等滑稽之作，而自己躬逢其盛，人生于世，也算不枉了，真当浮一大白。言念及此，不禁豪兴大发，叫道：“我……我要喝酒！”

桃谷六仙一听，立时脸现喜色，都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他要喝酒，那就死不了。”

令狐冲呻吟道：“死得了也……也好……死……死不了也好。总之先……先喝……喝个痛快再说。”

桃枝仙道：“是，是！我去打酒来。”过不多时，便提了一大壶进房。

令狐冲闻到酒香，精神大振，道“你喂我喝。”桃枝仙将酒壶嘴插在他口中，慢慢将酒倒入。令狐冲将一壶酒喝得干干净净，脑子更加极灵了，说道：“我师父……平时常说……天下……大英雄，最厉害的是桃……桃……桃……”桃谷六仙心痒难搔，齐问：“天下大英雄最厉害的是桃什么？”令狐冲道：“是……是桃……桃……桃……”六仙齐声道：“桃谷六仙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正是。我师父又说，他恨不得和桃谷六仙同喝几杯酒，交个朋友，再请他六位……六位大……大……”桃谷六仙齐声道“六位大英雄！”令狐冲道：“是啊，再请他六位大英雄在众弟子之前大献身手，施展……施展绝技……”

桃谷六仙你一言，我一语：“那便如何？”“你师父怎知我们本事高强？”“华山派掌门是个大大的好人哪，咱们可不能动华山的一草一木。”“那个自然，谁要动了华山的一草一木，决计不能和他干休。”“我们很愿意跟你师父交个朋友，这就上华山去罢！”

令狐冲当即接口：“对，这就上华山去罢！”

桃谷六仙立即抬起令狐冲动身。走了半天，桃根仙突然叫道：“啊哟，不对！小尼姐要咱们带这小子去见她，怎么带他去华山？不带这小子去见小尼姑，咱们岂不是……又……又那个赢了一场？连赢两场，不大好意思罢？”桃干仙道：“这一次大哥说对了，咱们还是带他见了小尼姑，再上华山，免得又多赢一场。”说人转过身来，又向南行。

令狐冲大急，问道：“小尼姑要见的是活人呢，还是死人？”

桃根仙道：“当然要见活小子，不要见死小子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你们不送我上华山，我立即自绝经脉，再也不活了。”桃实仙喜道：“好啊，自绝经脉的高深内功如何练法，正要请教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你一练成这功夫，自己登时就死了，那有什么练头？”令狐冲气喘吁吁的道：“那也是有用的，若是为人……为人胁迫，生不如死，苦恼不堪，还不如自绝经脉来得……来得痛快。”

桃谷六仙一齐脸色大变，道“小尼姑要见你，决无恶意。咱们也不是胁迫于你。”令狐冲叹道：“六位虽是一片好心，但我不禀明师父，得到他老人家的允可，那是宁死也不从命。再说，我师父、师娘一直想见见六位……六位……当世……当世……无敌的……大……大……大……”桃谷六仙齐声道：“大英雄！”令狐冲点了点头。

桃根仙道：“好！咱们送你回华山一趟便是。”

几个时辰之后，一行七人又上了华山。

华山弟子见到七人，飞奔回去报知岳不群。岳氏夫妇听说这六个怪人掳了令狐冲后去而复回。不禁一惊，当即率领众弟子迎了出来。桃谷六仙来的好快，岳氏夫妇刚出正气堂，便见这六人已从青石路上走来。其中二人抬着一个担架，令狐冲躺在架上。

岳夫人忙抢过去察看，只见令狐冲双颊深陷，脸色蜡黄，伸手一搭他脉搏，更觉脉象散乱，性命便在呼吸之间。惊叫：“冲儿，冲儿！”令狐冲睁开眼来，低声道：“师……师……师娘！”岳夫人眼泪盈眶，道：“冲儿，师娘与你报仇。”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便欲向抬着担架的桃花仙刺去。

岳不群叫道：“且慢”拱手向桃谷六仙说道：“六位大驾光临华山，不曾远迎，还乞恕罪。不知六位尊姓大名，是何门派。”

桃谷六仙一听，登时大为气恼，又是大为失望。他们听了令狐冲的言语，只道岳不群真的对他六兄弟十分仰慕，那知他一出口便询问姓名，显然对桃谷六仙一无所知。桃根仙道：“听说你对我们六兄弟十分钦仰，难道并无其事？如此孤陋寡闻，太也岂有此理。”桃干仙道：“你曾说天下大英雄中，最厉害的便是桃谷六仙。啊哈，是了！定是你久仰桃谷六仙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却不知我们便是桃谷六仙，倒也怪不得。”桃枝仙道：“二哥，他说恨不得和桃谷六仙一同喝半杯酒，交个朋友。此刻咱兄弟上得山来，他却既不显的欢天喜地，又不像想请咱们喝酒，原来是徒闻六仙之名，却不识六仙之面。哈哈！好笑啊好笑。”

岳不群只听得莫名其妙，冷冷的道：“各位自称桃谷六仙，岳某凡夫俗子，没敢和六位仙人结交。”

桃谷六仙登时脸现喜色。桃枝仙道：“那也无所谓。我们六仙和你徒弟是朋友，和你交个朋友也不妨。”桃实仙道：“你武功虽然低微，我们也不会看你不起，你放心好啦。”

桃花仙道：“你武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尽管问好了，我们自会点拨于你。”

岳不群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个多谢了。”

桃干仙道：“多谢是不必的。我们桃谷六仙既然当你是朋友，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桃实仙道：“我这就施展几手，让你们华山派上下，大家一齐大开眼界如何。”

岳夫人自不知这六人天真烂漫，不明事务，这些话纯是一片好意，但听他们言语放肆，早就愤怒之见，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长剑一起，剑尖指向桃实仙胸口，叱道：“好，我来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。”桃实仙笑道：“桃谷六仙跟人动手，极少使用兵刃，你既说仰慕我们的武功，此事如何不知？”

岳夫人只道他这句话又是辱人之言，道：“我便是不知！”长剑陡地刺出。

这一剑出手既快，剑上气势亦是凌厉无比。桃实仙对她没半分敌意，全没料到她说刺便刺，剑尖在瞬息之间已刺到了他胸口，他如要抵御，以他武功，原也来的及，只是他胆子实在太小，霎时间目瞪口呆，只吓得动弹不得，噗的一声，长剑刺胸而入。

桃枝仙急抢而上，一掌击在岳夫人肩头。岳夫人身子一晃，退后两步，脱手松剑，那长剑插在桃实仙胸中，兀自摇曳。桃根仙等五人齐声大呼。桃枝仙抱起桃实仙，急忙退开。余下四仙倏地抢上，迅速无伦的抓住了岳夫人双手双足，提了起来。

岳不群知道这四人跟着便是往四下一分，将岳夫人的身子撕成四块，饶是他临事真定，当此情景之下，长剑向桃根仙和桃保仙分刺之时，手腕竟也发颤。

令狐冲身在担架，眼见师娘处境凶险无比，急跃而起，大叫：“不得伤我师娘，否则我便自绝经脉。”这两句话一叫出，口中鲜血狂喷，立时晕去。

桃根仙避开了岳不群的一剑，叫道：“小子要自绝经脉，这可使不得，饶了婆娘！”四仙放下岳夫人，牵挂着桃实仙的性命，追赶桃枝仙和桃实仙而去。

岳不群和岳灵珊同时赶到岳夫人身旁，待要伸手相扶，岳夫人已一跃而起，惊怒交集之下，脸上更没半点血色，身子不住发颤。岳不群低声道：“师妹不须恼怒，咱们定当报仇。这六人大是功敌，幸好你已杀了其中一人。”

岳夫人想起当日成不忧被这桃谷六仙分尸的情景，一颗心反而跳的更加厉害了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身子发抖，竟尔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岳不群知道妻子受惊着实不小，对女儿道：“珊儿，你陪冯妈进房去休息休息。”再去看令狐冲时，只见他脸上胸前全是鲜血，呼吸低微，已是出气多、入气少，眼见难活了。

岳不群伸手按住他后心灵台穴，欲以深厚内力为他续命，甫一运气，突觉他体内几骨诡奇之极的内力反击出来，险些将自己手掌震开，不禁大为骇异，随又发觉，这几股古怪内力在令狐冲体内竟也自行相撞击，冲突不休。

再伸掌按到令狐冲胸口的膻中穴上，掌心又是剧烈的一震，竟带得胸口也隐隐生疼，这一下岳不群惊骇更甚，但觉令狐冲体内这几股真气逆冲斜行，显是旁门中十分高明的内功。每一股真气虽较自己的紫霞神功略逊，但只须两股合而为一，或是分进合击，自己便抵挡不住，再仔细辨认，察觉他体内真气共分六道，每一道都甚是怪诞。岳不群不敢多按，撤掌寻思：“这真气共分六道，自是那六个怪人注入冲儿体内的了。这六怪用心险恶，竟将各人内力分注六道经脉，要冲儿吃尽苦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皱眉摇了摇头，命高根明和陆大有将令狐冲抬入内室，自去探视妻子。

岳夫人受惊不小，坐在床沿握住女儿之手，兀自脸色惨白，怔忡不安，一见岳不群，便问：“冲儿怎样？伤势有碍吗？”岳不群将他体内有六道旁门真气互斗的情形说了。岳夫人道：“须得将这六道旁门真气一一化去才是，只不知还来的及吗？”岳不群抬头沉吟，过了良久，道：“师妹，你说这六怪如此折磨冲儿，是什么用意？”

岳夫人道：“想是他们要冲儿屈膝认输，又或者逼问我派的什么极秘。冲儿当然宁死不屈，这六个丑八怪便以酷刑相加。”岳不群点头道：“照说该是如此。可是我派并没什么极秘，这六怪和咱夫妇素不相识，并无仇怨。他们擒了冲儿而去，又再回来，那为了什么？”岳夫人道：“只怕是……”随即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自圆其说，摇头道：“不对的。”

夫妇俩相视不语，各自皱起眉头思索。

岳灵珊插嘴道：“我派虽没隐秘，但华山武功，天下知名。这六个怪人擒住了大师哥，或许是逼问我派气功和剑法的精要。”岳不群道：“此节我也曾想过，但冲儿内力修为，并不高明，这六怪内功甚深，一试便知。至于外功，六怪武功的路子和华山剑法没丝毫共通之处，更不会由此而大费周章的来加逼问。再说，若要逼问，就该远离华山，慢慢施刑相迫，为什么又带他回山？”岳夫人听他语气越来越是肯定，和他多年夫

妇，知他已解开疑团，便问：“那到底是什么缘故？”

岳不群脸色郑重，缓缓的道：“借冲儿之伤，耗我内力。”

岳夫人跳起身来。说道：“不错！你为了要救冲儿之命，势必以内力替他化去这六道真气，待得大功将成之际，这六个丑八怪突然现身，以逸待劳，便能制咱们的死命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幸好现下只剩五怪了。师哥，适才他们明明已将我擒住，何以听得冲儿一喝，便又放了我？”想到先前的险事，兀自心有余悸，不由得语音发颤。

岳不群道：“我便是由这件事而想到的。你杀了他们一人，那是何等的深仇大恨？但他们竟怕冲儿自绝经脉，便即放你。你想，若不是其中含有重大图谋，这六怪又何爱于冲儿的一条性命？”

岳夫人喃喃的道：“阴险之极！毒辣之极！”寻思：“这四个怪物撕裂成不忧，下手之狠，武林中罕见罕闻，这两天想起来心中怦怦乱跳。他们这么一扰，封不平要夺掌门之位的事是搁下了，随同陆柏等扫兴下山，这六怪倒为华山派暂时挡去了一桩麻烦，那想到他们又上华山来生事挑衅。师哥所料，必是如此。”说道：“你不能以内力给冲儿疗伤。我内力虽还不如你，但盼能暂且助他保住性命。”说着便走向房门。

岳不群叫道：“师妹！”岳夫人回过头来。岳不群摇头道：“不行的，没用。这六怪的旁门真气甚是了得。”岳夫人道：“只有你的紫霞功才能消解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”岳不群道：“眼下只有见一步，行一步，先给冲儿吊住一口气再说，那也不用耗费多少内力。”

三人走进令狐冲躺卧的房中。岳夫人见他气若游丝，忍不住掉下眼泪来，伸手欲去搭他脉搏。岳不群伸出手去，握住了岳夫人的手掌，摇了摇头，再放了她手，以双掌抵住令狐冲双掌的掌心，将内力缓缓送将过去。内力与令狐冲体内的真气一碰，岳不群全身一震，脸上紫气大盛，退开了一步。

令狐冲忽然开口说话：“林……林师弟呢？”岳灵珊奇道：“你找小林子干么？”令狐冲双目仍然紧闭，“他父亲……临死之时，有句话要我转……转告他。我……我一直没时候跟他说……我是不成的了，快……快找他来。”岳灵珊眼中泪水滚来滚去，掩面奔出。

华山派群弟子都守在门外。林平之一听岳灵珊传言，当即进房走到令狐冲榻前，说道：“大师哥，你保重身子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是……是林师弟么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正是小弟。”令狐冲道：“令……令尊逝前之时，我在他……他身边，要我跟……跟你说……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息渐微。各人屏住呼吸，房中更无半点声音。过了好一会，令狐冲缓过一口气来，说道：“他说向阳……向阳巷……老宅……老宅中的物事，要……要你好好的照看。不过……不过千万不可翻……翻看，否则……否则祸患无穷……”

林平之奇道：“向阳巷老宅？那边早就没人住了，没什么要紧物事的。爹叫我不可翻看什么东西？”

令狐冲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你爹爹……就是这么两句话……这么两句话……要我转告你，别的话没有了……他们就……就死了……”声音又低了下去。

四人等了半晌，令狐冲始终不再说话岳不群叹了口气，向林平之和岳灵珊道出：